

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·道家系列·汤一介 主编

嵇康评传

汉魏风骨尽

竹林遗恨长

王晓毅 著



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

· 道家系列 · 汤一介 主编

嵇康

评传

列入国家“八五”重点图书规划

—— 汉魏风骨尽

竹林遗恨长

王晓毅 著

广西教育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 05 号

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·道家系列

嵇康评传

王晓毅 著

☆

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南宁市鲤湾路 8 号

邮政编码:530022 电话:5851225 5850219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6.625 印张 插页 6 130 千字

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 201—6 000 册

ISBN 7-5435-2140-7/K·18 定价:10.60 元

《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丛书》总序

戴逸

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宝库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无数有益的东西。这其中包括加深对国情的了解、培养爱国主义情操，也包括汲取有益的政治经验、治国方略、管理方法，至于其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、哲学智慧、科学思想，则可以在更深层次上为我们提供借鉴和素材。

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，是广大人民群众。一切文化现象都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活动体现。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，随着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，形成了文化的不同门类。同时，随着社会的进步，文化的覆盖面更为拓展，文化的内涵日益深邃，在各门各类的文化活动中也涌现了各自杰出的代表人物。他们或者著书立说以成一家之言，或以自己的言论形成一种思想体系，或以自己的实践活动体现出一种文化精神。他们努力钻研，求实创新，把各个领域的思想文化步步推进，形成一个又一个高峰。这些文化名人如群星璀璨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，其数量之多真如恒河沙数。我们把这些明星贯穿成线，就构成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史。

广西教育出版社倡议编写出版中华文化名人

评传丛书，是一项有卓识有魄力之举，因此立即得到了各方面专家的响应，在几位著名学者主持下，分别组成各系列的写作队伍。由于作者大多长期从事有关方面的研究，因此很快完成了一批书稿，以作者队伍整齐，书稿质量高而言都是少见的。

本系列丛书没有采用学术著作的传统写法，也不对历史事实作子虚乌有的夸张演义，而是本着科学、严谨的学术态度，对传主的活动作尽量生动活泼的叙述。作者的观点或通过分析评论表述，或者寓于史实的叙述之中。对于学术界有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则尽量融汇吸收。

本丛书所拟定的传主选题，代表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各方面，虽然各位传主卓然成家，足以彪炳史册，但却并非一定是完人。在他们身上既有耀眼的光华，又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历史和个人的局限，甚至不无糟粕。这与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致的。因此，我们在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要有清醒的头脑，“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”，在称颂、肯定中国历史文化名人时，也要取这样的态度。

最后，我要感谢广西教育出版社做了一件好事，感谢丛书的各位主编、作者和编辑付出的辛勤劳动。希望本丛书能在“两个文明”的建设中发挥作用。

是为序。

1994年5月

不见那涧绿水，
我钓秋风。

多想捞起那个冤魂，
垂一条思念的绳……

——孔孚

前言

嵇康(223—262)字叔夜,谯郡铨(今安徽宿县)人。三国时期魏国著名的思想家、文学家和音乐家,“竹林七贤”之一。

嵇康出身于官宦家庭,幼年丧父,在母亲与哥哥有慈无威的抚育下,养成了真率自然、旷达不羁的性格。他不拜倒在某一经师门下,而是以兴趣为师。博览诸子百家,尤好老庄;精通丝竹管弦,琴技特妙。成年之后,出落为一多才多艺、潇洒倜傥的美少年。与沛王曹林的女儿长乐亭公主结婚,任中散大夫,史称嵇中散。

嵇康世界观形成之时,也是魏晋玄学的诞生之际。从正始元年开始,玄学清谈在洛阳萌发,迅速波及北中国。新一代中青年士族思想家登上历史舞台,创立了以儒道融合为特征的正始玄学。长乐亭公主的姑夫何晏,是这场思想变革的领袖。嵇康积极投入其中,到洛阳参加学术清谈并著书立说,发表了《养生论》、《声无哀乐》、《难阮德如宅无吉凶论》、《明胆论》和《释私论》等不朽名篇,在何晏、王弼贵“无”本体论政治哲学的玄学主流之外,提出新的玄学理论:不是以“有无”关系及本末体用思维方法,而是以元气论及象数思维方法为理论基础,从生命价值、艺术审美、理想人格和命运之谜等方面展开了“名

教即自然”的玄学主题，匠心独运，成一家之言。嵇康的玄学理论，不仅丰富了正始之音的理论内涵，并对玄学元气论生命哲学流派的理论与实践，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。

正始十年，以司马懿为代表的老资格保守派官员发动了高平陵政变，正始玄学的政治骨干遭到了毁灭性打击。何晏等人被杀，一批正始名士集团的官员被罢免，政治形势急转直下，蓬勃发展的思想解放热潮随之淹没在名教之治的冰水之中。尔后，司马氏集团又高举名教大旗，不断消灭各地亲曹力量，废立傀儡皇帝，准备“禅代”。在这种形势下，嵇康曾一度与阮籍、山涛、向秀、刘伶、阮咸、王戎等人在家乡山阳园宅的竹林中饮酒清谈，观察局势的变化，历史上“竹林七贤”的传说，即发生在此时。当司马氏稳操左券，竹林七贤分化，一部分名士投靠司马氏后，嵇康陷入了深刻的失望与苦闷之中，甚至一度遁入山林学道，企图彻底逃避政治的困扰。

当“禅代”已成定局，全社会都向司马氏屈服的时候，嵇康却断然结束了隐士的生活，挺身而出，以命相许了。他是一个思想性格十分矛盾的人物，虽然口头上自称是老、庄自然无为思想的信徒，并且的确是追求“目送归鸿，手挥五弦”的人生境界，但却无法摆脱作为曹魏王亲的责任感，表现出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近乎偏执的儒家精神。针对司马昭的名教之治，他以激烈的反传统形象出现。出山后，到洛阳太学活动，发表文章《难自然好学论》，攻击司马氏倡导的读经活动，以至激烈地否定儒家文化的全部价值。

面对嵇康的挑战，司马氏集团首先采取了收买政策，由山涛稟旨出面请嵇康入仕当官，接替自己任吏部选曹郎，遭到了拒绝。嵇康借机写了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“非汤、武而薄周孔”，矛头直指“禅代”，触犯了司马昭的忌讳。为了拔掉这个眼中钉，司马氏集团于景元三年，借吕安案杀害了嵇康。临刑前，嵇康神色自如，欣赏着自己阳光下的身影，索琴弹奏《广陵散》，从容就义，时年39岁。

引子

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年代，有一户姓奚的人家，因躲避仇人的血腥报复，扶老携幼从原籍会稽上虞（今浙江上虞）北渡长江向中原地区落荒而逃，最后在谯郡铚县（今安徽宿县）的嵇山脚下定居了。^①为了彻底摆脱仇家的追踪而不留痕迹，必须抛弃原来的姓氏。然而，在注重宗法血统的中国古代社会，偷偷改易姓氏毕竟是件耻辱的事情，为了求得心理的平衡，他们选择了所居嵇山之“嵇”字为姓。“嵇”与“稽”同音，既暗示着自己与原籍会稽的历史联系^②，又使仇人无从查找。于是，嵇山下出现了一个新的嵇氏家族。

说不清多少岁月过去了，当年的避难者和复仇者都早已

① 《晋书》卷四十九《嵇康传》：“其先姓奚，会稽上虞人，以避怨，徙焉。铚有嵇山，家于其侧，因而命氏。”

② 嵇康兄嵇喜作《嵇康传》说：“家世儒学。”实际上欲盖弥彰。侯外庐认为：“《嵇氏谱》述康先世，仅举父兄……嵇喜所作《康传》，则极笼统地说：‘家世儒学。’俱未举出其先世有怎样辉煌的人物。”“考康家居谯，乃曹魏发迹之地，则其父由贱族而攀附升腾，实极为可能之事。”（侯外庐《中国思想通史》第三卷《嵇康的心声二元论及其社会思想、逻辑思想》）

化为历史的尘埃。嵇氏的后代虽然未遭到祖上留下的遗祸，但在高门大姓把持地方政治的时代，此寒素家族，没有能冒出光宗耀祖的显赫人物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的战乱。

在汉魏之际的社会大动荡年代，嵇氏家族所居的谯郡^①，由于诞生了曹操，也给沛、谯地区的寒素土豪带来了平步青云的机会。在曹操开始起兵的艰难岁月，这一地区的许多家族集体参加了曹操的部队，于是若干年后的曹魏帝国中，沛、谯出身的官员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。这些当年的土豪寒素与高门大姓的后代相融合，构成了曹魏新贵，开尔后魏晋南北朝士族社会之先河。正是在这场社会大崩溃与大改组的历史机遇中，默默无闻的嵇氏家族出现了第一位正史留名的人物嵇昭，字子远，于曹丕登基的黄初年间，任“督军粮治书侍御史”一职，官阶六品（相当于大县的县令），是中央政府负责监察军粮事务的专员，因而嵇昭的家室自然要迁至其任职的首都洛阳附近。像当时大多数官员那样，这位侍御史亦被修建乡间庄园别墅的风尚所裹挟，在距洛阳约80公里的河内郡山阳县附近购置了园宅，定居下来。^②

本来，一个微不足道的六品小官是不可能载入史册的，理应像芸芸众生一样在历史的记忆中被扫荡得干干净净，然而其小儿子嵇康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，不仅使史家不得不记下了其父嵇昭之名字与官职，而且其山阳县新居附近的秋山，亦被当地后人改名为“嵇山”。

① 曹操为谯县人，谯、铚二县汉代属沛国，曹魏时改谯县为郡，辖铚县。谯、铚二县相邻。

② 嵇昭早亡，故嵇康母兄购置产业的可能性不大。从曹魏历史地图看，山阳位于河内郡之野王、汲县屯田重镇之间，而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工作可能又与监察屯田军粮有关。故山阳别墅庄园置于嵇昭时可能性最大。

目 录

总序	(1)
前言	(1)
引子	(1)
第一章 梦想	(1)
一 幼年丧父	(1)
二 目送归鸿,手挥五弦	(5)
三 混沌已死	(11)
第二章 求索	(19)
一 正始清谈的后起之秀	(19)
二 真诚与虚伪之辩	(27)
三 聪明与勇敢之辩	(33)
四 音乐与情感之辩	(39)

第三章 彷徨

一 竹林之游	(55)
二 高平陵政变之后	(63)
三 七贤分化	(70)
四 何去何从	(76)

第四章 避世

一 从山阳到河东	(83)
二 养生之辩	(96)
三 住宅与命运之辩	(110)

第五章 放达

一 无处逃避的心灵	(131)
二 攻击读经的经学家	(139)
三 与山涛“绝交”	(144)

第六章 寂灭

一 吕安案	(151)
二 狱中反省	(155)
三 《广陵散》绝响	(161)
尾声	(164)

第一章 梦 想

一、幼年丧父

黄初四年(223),嵇康诞生了。

翻开中国哲学史的年谱,不难发现黄初后期是一个少年才子云集出世的时间。也许冥冥中真有左右人类命运的神秘宇宙意志,也许是时势造英雄,总之自黄初四年开始,鬼使神差似地依次降生了嵇康、钟会、王弼三个早熟的少年怪才,他们十几岁时就已经是因创建玄学理论而闻名天下的大思想家了。他们的存在,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,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天才们得以成长的历史机遇是共同的:汉魏之际几近空白的思想舞台痛苦地呼唤着文化伟人的出现。但是天才各自独特的生活道路,却使他们在未来的早期玄学悲喜剧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出身儒学世家的王弼,扮演了抽象的思维哲人;出身刑名世家的钟会走向了政治功利;而本

书的主人公嵇康呢？他那孤傲洒脱的气质、恣肆汪洋的文采、直面人生的勇敢和那几乎是他着意造成的自我毁灭的悲剧式结局，都离不开其混沌时代的人生机遇。

幼年丧父母、中年丧妻和晚年丧子被视为人生三大不幸。嵇康一来到人间，就遇到了第一大不幸——当他尚在襁褓中时，父亲就命归黄泉了。

汉魏时期，政府官员的薪金很低，那些仅靠官俸不贪污又不治私产的官员死后，家中往往穷得徒有四壁，妻子儿女只得居草屋作苦工维持生计，刺史、太守子弟砍柴放牧的记载不绝于史书。对家境贫寒之官宦子弟中的文化天才来说，幼年丧父之大不幸所换来的某种自由，会在生存的重压下失去任何意义，因为幼年的饥饿会造就过于务实的品质，即使日后不变成鼠目寸光的庸人，那些为撞开仕途大门而在牛背上苦读圣贤书的神童，步入官场后也一般难有“目送归鸿，手挥五弦”的浪漫气质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嵇康是幸运的，那位早逝的“督军粮侍御史”父亲，在为国理财的同时，也没有忘记料理家财，留下了使妻儿免于冻馁的产业，而长兄的艰苦经营又成功地撑起了门户，使嵇康得以生活在不愁温饱的小康之家中。^①

也许是处于对孤幼的深切怜悯，母亲和兄长对嵇康的养育方式属于溺爱型，完全不加管束，“有慈无威”^②，使其得以随心所欲地生活。比如，他一个月有十五天不洗脸，尤其不肯洗澡，除非身上痒得受不了，决不肯清洁一下。早上喜欢睡懒觉，被尿憋醒后仍继续赖床，一直到小便在膀胱中胀痛无法忍受时才肯起来。^③

这种无拘束的生活方式，可称之为“天才的懒散与凌乱”，

① 嵇康《五言诗三首答二郭》：“昔蒙父兄祚，少得离负荷。”

② 嵇康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。

③ 嵇康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：“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，不大闷痒，不能沐也。每常小便而忍不起，令胞中略转，乃起耳。”

对文人气质的培养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。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如果对现实生活过多注意，那么超越现实的力量则必然削弱。只有忽视或暂时忘却生活琐事，才能真正投入精神境界，在艺术遐想或哲理思辩中遨游。汉末名士陈蕃不肯洒扫庭院，“大丈夫处世，当扫除天下，安事一室乎！”^① 这是因为他生活在救世精神境界中；嵇康赖床，是因为他沉浸在艺术世界的畅想中。这是日后创作的思想体操。

“母兄见骄”，不加管束的范围，并非仅仅局限于日常生活起居方面，他们对嵇康的文化教育也放任自流。所以当与嵇康同辈的钟会正在其母张夫人的严厉管教下，按传统的训练程序背诵儒家经典^②，在枯燥的教条中挣扎时，嵇康则是生活在“不训不师”的环境中^③，没有任何固定的老师来教授其学问。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由于嵇康母兄的溺爱，另一方面则是曹魏初期特殊文化环境造成的，因为那个时代精神世界的“父亲权威”——汉代经学刚刚死亡。

两汉时期学习的主要途径是拜师求学。这是因为汉代选官制度选材标准有二，一是有道德操行，一是要通一种经书。经学有严格的师承关系，没有师授的学历，政府不予承认。在仕途的刺激下，汉代师学十分发达，一个著名经师门下甚至要聚集成千上万的学生。曹魏帝国建立后，虽然也号召人民读经就学，但是选官制度却向变相世袭制变化，优秀的经师及生徒都得不到高官，因此，求师读经的风气一落千丈。魏明帝时期，也就是嵇康的少年时代，师学形式已衰落到了极点——连官

① 《后汉书》卷六十六《陈蕃传》。

② 《三国志·魏书》卷二十八《钟会传》注引《张夫人传》：“夫人性矜严，明于教训，会虽童稚，勤见规诲。年四岁授《孝经》，七岁诵《论语》，八岁诵《诗》，十岁诵《尚书》，十一诵《易》，十二诵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国语》，十三诵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，十四诵成侯《易记》。”

③ 《嵇康集》卷一《幽愤诗》。

方太学也已经变成青年人逃避兵役徭役的避难所^①，一般私人经师则更难有人问津，因而家学传统在对后代的教育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嵇康家族不同于钟会、王弼这些东汉以来的名门望族，恐怕没有什么系统的家学渊源。可见，嵇康未接受系统的儒家经师的教育也是顺理成章的。

在没有固定教师的情况下，嵇康是怎样学习文化知识的呢？既然“学不师授”，大概只有“越名任心”了。^②译成现代汉语，就是按自己的理解去博览群书。其实，再高深的大道理，均可以用简单的语言去表达理解，去掉人为的屏障，真理就在眼前。俗话说，“无法之法，是谓至法”。鲁迅说，地上本来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

汉魏之际的中国思想界，正处于一种无路可走的境地。汉代经学的思想大厦因为名教的破产已经在知识分子心中倒塌了。曹魏政府的形名法术，仅仅能应付社会政治法律方面的实际问题，而精神世界的深层，却是一片空白。这个空白并非真空，它犹如中国哲学中的那个“无”，其实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混沌的全有。各种思想都在萌动，中国文化正处在新的“百家争鸣”的前夜。以道家人性自然与儒家社会伦理相融合为特征的魏晋玄学即将诞生。所谓玄学思潮，其本质不过是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汇合。在共同的时代矛盾促使下，年轻一代思想家正以他们天才的敏锐，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新的共同的精神武器，在各自的灵魂深层，爆发了一场对传统观念的自我革命。嵇康的学历，就是这场思想变革的历史缩影。他自认为找到的精神导师，就是道家的老庄。“老子、庄周，吾之师也。”^③

① 《三国志》卷十五《刘馥传》：“自黄初以来，崇立太学二十余年，而寡有成者，盖由博士选轻，诸生避役，高门子弟，耻非其伦，故无学者。”又《三国志》卷十三《王肃传》：“太学诸生有千数，而诸博士率皆粗疏，无以教弟子。弟子本亦避役，竟无能习学……百人同试，度者未十。是以志学之士，遂复陵迟。”

② 嵇康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：“母兄见骄，不涉经学。”

③ 嵇康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。

“着意栽花花不活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”走所谓“正路子”，苦学苦读会学成呆子，而按兴趣走“邪路子”，融学习与游戏于一体，却成了一代大家。嵇康正是在这种自然而然的自学过程中，对各种学问技艺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^①，这固然与嵇康的天才禀赋有关，但是他师心自任的学习方法亦是不可忽视的。学习的目的在于创新，如果一个人完全按前人的脚印前进，在与前人相同的生命历程中，自己能走多远？离开前人足迹走向荆棘丛生的荒原，每迈出真正的一步，都创造了历史。嵇康少年时代的学习过程，又是文化的拓荒，所以当他成年之时，已经是著名的思想家、文学家和音乐大师了。哲学方面写出了《养生论》；文学方面已在诗坛崭露头角；音乐方面精通各种乐器，除了琴技为一代巨匠外，还是著名音乐理论家，写出了《声无哀乐》之千古名篇。这些惊人的成就，与他少年时代融认知与审美于一体的独特生命感受息息相关。

二、目送归鸿，手挥五弦

嵇康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河内郡山阳县度过的。那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好地方，北倚太行，南临黄河，因位于太行山脉的南麓，而名之为“山阳”。嵇氏园宅位于山阳县城外东北二十里处的秋山脚下。^②这里茂林翠竹密布，山泉清流环绕，西南有天门山、白鹿山，“孤岩秀出”，与雄伟神奇的太行山相接。在生态平衡未被破坏的一千七百年前，这里无疑是一片郁郁葱葱充满生机的自然风光。因居住在山阳城东邻这片美丽的山野

① 《晋书·嵇康传》：“学不师受，博览无不该通。”

② 《艺文类聚》六十四引郭缘生《述征记》：“山阳县城东北二十里，魏中散大夫嵇康园宅，今悉为田墟，而父老犹谓嵇公竹林地，以时有遗竹也。”又《太平寰宇记·怀州·修武县》：“山阳城北有秋山，即嵇康之园宅也。”道光《修武县志》：“嵇山即解虎坪，在百家寺前……土人亦呼为嵇山，因嵇康得名也。”